

中外交通 与交流史研究

黄盛璋 著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中
外
交
通
与
交
流
史
研
究



中
外
交
通
与
交
流
史
研
究

V73

K203

H779

中外交通 与交流史研究

黄盛璋 著



A1036909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/黄盛璋编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5336-1159-4

I. 中... II. 黄... III. 文化交流—中外关系—文化史—研究 IV. G1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2602 号

责任编辑:彭克明

装帧设计:袁 泉

出版发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跃进路 1 号)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合肥远东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5.5

字 数:360 000

版 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2 000

定 价:23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(0551)2651321

邮 编:230061

目 录

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·····	1
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·····	36
北京白塔寺塔、寺的创建与中尼文化交流·····	67
五台山塔院寺白塔的来源与创建新考·····	77
敦煌写本《西天路竟》历史地理研究·····	88
继业西域行记历史地理研究·····	111
吐谷浑故都伏俟城与中西交通史上的青海道若干问题探考·····	135
新疆吐鲁番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·····	163
附:再论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和发展(提要)·····	189
试论所谓“吐火罗语”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·····	195
回鹘译本《玄奘传》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·····	242
新出《十诵律》梵文残页及其相关问题·····	288
新出《十诵律》中《迦絺那衣法》梵文写本残页考释(译文 证补)·····	318
早期柬埔寨之华人街·····	328
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柬埔寨国都与国际贸易港变迁考·····	349
文单国考——老挝历史地理新探·····	369
贾耽路程“驩州通文单国道”地理与对音·····	410

道明国考..... 427

中国与索马里的传统友好关系与经济、文化交流 448

明代后期海禁开放后海外贸易若干历史问题..... 464

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与新疆丝绸之路有关历史地理争议问题
 辨正(提要)..... 488

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

一、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

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伟大贡献之一,它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已众所周知,关于纸如何经阿拉伯人而传入中亚、欧洲、非洲、美洲各地,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,已经基本上查清楚;至于纸如何传入印巴次大陆,则情形适相反,不论在时间上,还是在路线上,都不能像前者那样清楚。季羨林先生先后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的《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》及《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?》两文,就是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而作的。季先生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回答是:(一)至迟在纪元后7世纪后半期中国纸已经传入印度;(二)传过去的路径是陆路而不是海路。外国学者曾经用简单的办法把中国纸传入阿拉伯,和伊斯兰教侵入印度这件事联系起来,结果就形成“纸仅由12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度”的流行说法。季先生的文章的确打破了外国学术界流行已久的传统说法^①,而把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

① 德国毕勒尔(J. George Büller)说:从纪元前350年到纪元后1300年,印度不知有纸或不知用纸;法国伯希和说:直到唐代,印度本地文字似乎未出现“纸”字。

个新的阶段，其贡献是肯定的。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都还留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，这就是：（一）传入的时间 7 世纪后半期只是下限，没有上限，其可能游移的时间距离还是很大；（二）传入的路径季先生肯定是陆路，但不能肯定是那一条陆路；（三）季先生两文主要解决的还只限于纸的传入，至于造纸法的传入时间和空间问题，季文明确承认“这方面材料比较少”，“难做出什么结论”，这说明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深入一步。

二、纸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当时的中印交通路

季先生论证：印度语言中的“纸”字和纸的使用最早仅在义净著作中找到，义净在咸亨二年（公元 671 年）赴印，证圣元年（公元 695 年）回国，但他的著作中叙述印度此时纸的使用已非常普遍（详后），所以纸的传入印度在义净到印度之前。季先生曾遍检在义净以前的中国和尚游印的记录，包括法显的《佛国记》、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都没有找到采用中国纸抄录佛经的记载。玄奘以后，另有《王玄策行记》、《西域志》等，虽皆散佚，但时见于《法苑珠林》等书。又释道宣《释迦方志》虽以《大唐西域记》为基础，其书已引用王玄策等使印时新的见闻。我曾把大正藏所收这些有关中印关系各种记录以及义净以前译各

种佛教经典翻查一遍，也没有找到有关于“纸”或用纸的痕迹^①。特别是玄奘，在印度前后 19 年，见闻最多，记印度知识亦以他为最详，可是他的书中仍然说“诸国书写”所采用者为贝叶，而他带回的经典也都是贝叶，这说明在玄奘归国时印度还没有纸。

玄奘于贞观十九年（公元 645 年）归国，所以可以断定：纸的传入印度就是 645 年到 671 年之间，为时只有二十多年。

根据 645~671 年这一上下期限来考察中印交通情形，我们立即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那就是当时中印交通有一条新道——吐蕃（中国西藏）泥波罗（尼泊尔）道就在此时兴起，该道一兴起，马上就代替了传统的天山南北两道，而其通行的时间和纸传入印度的上下期限正相一致。

原来吐蕃泥波罗道辟为国际通道主要是由于汉藏和藏、尼联婚的结果。所谓吐蕃泥波罗道包括：（一）尼国都加德满都至中国西藏拉萨，（二）拉萨到长安。前者的开辟和吐蕃弃宗弄赞（松赞干布）迎娶尼国赤贞（Bri - btsum）公主有关，雷格米（Regmi）的《尼泊尔上古与中古史》说：尼王鸯输伐摩（Amcumarman, 595——640 年）在位时非常注意商业，促进对外贸易，竭力设法供应藏、尼间和印、藏间运输上必需的人力。在他逝世

① 法人布龙（André Blum）在《造纸的起源》（On the Origin of Paper, 1934, P. 54）一书中引烈维（M. Sylvain Lévi）说：“最近锡仁（Citron）探险队在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（Gilghit）发现上写有梵文的纸，好像是 6 世纪的东西。”但此纸未经正式检验，时代和来源等没有搞清楚，印度和西方讨论造纸史的很少提到它。本文讨论也不包括克什米尔。

前一年，由班尼巴至库梯山口（Banepa - Kuti pass）的商路开放了^①，这年就是公元 639 年。我们知道：赤贞公主来归吐蕃弃宗弄赞恰恰就在这一年^②，“尼泊尔臣民等皆送至芒域，藏中臣民鼓乐迎迓”（《西藏王统记》，王沂暖译本，第 36 页）。芒域（Mān yül）指西藏南方边境地区，而班尼巴—库梯山口就位于藏尼边境地区的交通要道上。库梯即今西藏南边的聂拉木，藏、尼传统的国际通道正是通过聂拉木，所以 639 年鸯输伐摩开放班尼巴—库梯山口，应是藏尼联婚所促成的。藏尼人民之间当然很早就有交往的道路，但是正式把班尼巴—库梯开辟为国际通道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后者开辟为交通要道和弃宗弄赞迎娶文成公主有关。在迎娶尼国赤贞公主之后两年即 641 年，弃宗弄赞率兵出屯柏海，亲迎文成公主于河源，唐使李道宗送公主于此，和赞普相会（新、旧两《唐书》的《吐蕃传》）。据敦煌藏文《吐谷浑纪年》，文成公主正是先经青海的吐谷浑国都，然后又穿过吐谷浑国来到西藏地方，而紧在此前，吐蕃就派人将通往黄河曼头岭的道路于夏季修

① D. Regmi: 《尼泊尔上古和中古史》（Ancient and Mediaeval Nepal, P. 100 - 101、109），并参见陈翰笙：《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》（《历史研究》1961 年第二期）。

② 尼公主入藏年代，现存西藏文献已难找到明确的记载，但在《蒙古源流》中这一年代还非常明确：“岁次己亥，汗年二十三岁，与巴勒公主完婚。”又兰顿（Perceval Landon）在《尼泊尔》（Nepal Vol: I, P. 3）中也记“鸯输伐摩之女赤贞与西藏赞普完婚在 639 年”，他说：“这是藏尼之间真正的相互交通的开始。”

好^①，两者之间显然有密切联系。至于两段全部创通则在贞观十七年（643年）李义表出使印度之时。《旧唐书》卷198《泥波罗传》：“贞观中卫尉丞李义表往使天竺，途经其国，那陵提婆见之大喜。”按李义表等于贞观十七年三月奉诏，十二月到达摩揭陀国（Magadha），其路经泥波罗国必在三月至十二月之间。这是吐蕃泥波罗道第一次创通的记录。

以上是此道全部开通的上限，至于它的下限，则是在义净赴印前一年即咸亨元年（670年）。《新唐书》卷216《吐蕃传》说：“咸亨元年，入残羈縻十八州，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，于是安西四镇并废。”唐遣薛仁贵出征之师于此年四月大败于青海大非川。吐蕃泥波罗道是取道青海河源的，大非川一败当然就不能通行，据义净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，玄照于麟德二年（665年）再度赴印度，仍采取吐蕃道，可是后来想仍循旧道回国，就不能够如愿了。《玄照传》说：“但以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，迦毕试多氏投而难度，遂且栖志鹫峰，沈情竹苑。”此时义净已到印度，玄照于那烂陀寺和他相见，时间约在674年，正是大非川失败后之事。到了永隆元年（680年）文成公主死，唐募剑南之兵塞白兰道，公私行旅当然更全部断绝。

① 《吐谷浑纪年》，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，原件右边已残去五分之一，故文意不很联属。英译见 F. W. Thomas: 《有关新疆的吐蕃文书》（Tibetan Literary Text and Document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, Vol: II, P. 9, 11）。托马斯将赞普迎文成公主订为639年，而将修路事订为636年，实际上原件残缺既多，根据前后文来推算年代是非常危险的，日人佐藤长《古代西藏史研究》中已指正这一点了。吐蕃另一古文书《赞普起居注》也记文成公主入藏，但也缺去上段。根据唐代文献记载，文成公主入藏在641年是确无可疑的。修通道事应在其前一年或二年，曼头岭原文为 Mutulyin，可能是吐谷浑曼头城（隋于此置河源郡）附近之曼头山。

吐蕃泥波罗道和纸传入印度在时间上虽然如此弥合，但是纸究竟是不是通过这条路径传入印度，还必须解决下列两个问题：

（一）有没有纸或造纸法通过这一条路径传播过去的事实？

（二）在纸传入印度期间，吐蕃泥波罗道是不是当时中印陆路交通惟一的（至少是最重要和最通行的）通道？

下文分三、四两节逐一讨论、解决。

三、纸和造纸法传入西藏和尼泊尔的时间和路径

中国内地纸和造纸法早在 650 年即传入西藏，这在《旧唐书》卷 196《吐蕃传》中有明确记载：

因请蚕种及造酒、碾硃、纸墨之匠，并许焉。

此事《旧唐书》录在太宗新死高宗嗣位永徽改元之前，所以吐蕃使臣请求的时间应在 649 年，而造纸等工匠派到西藏必须是 650 年的事了，因为所请者为纸墨之匠而不是纸，所以可以肯定 650 年就是造纸法传入西藏的一年。西藏和尼泊尔毗连，造纸法到了西藏后也就很容易传到尼泊尔。尼泊尔造纸法自西藏传入虽无文献记载，但在实物方面却有很多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，最主要的约有以下四项：

（一）尼泊尔纸特点之一是用瑞香科的白瑞香（*Daphne Cannabina* 或 *Daphne papyracea*）的内皮作为造纸的原料，印度和欧洲人的著作中甚至称此种植物为“尼泊尔纸草”（Nepal paper plant），但是根据考古所发现的实物，证明最早利用此种植物造

纸的是在西藏，而且直到现在仍然用它作为造纸原料。20 世纪初年，斯坦因在和阗一带从事考古盗掘，他在安得悦（Andere）找到古西藏文写的《佛说稻秆经》残卷，是用一种很粗的黄色纸写的，时代大约属 8 世纪后期，经维斯纳（von. J. Wiesner）化验，这种纸完全是用瑞香科植物浸软了的生纤维造成的，可能是瑞香属的白瑞香（*Daphne Papyracea*，瑞香科的一种）一类植物。现在尼泊尔造纸原料还是用这种东西。这一残卷不是在和阗写的，也不是用和阗所造的纸写的，因为：（1）新疆不生长这种植物，（2）这种纸和在新疆其他地方找到的纸不一样，不是面上涂上一层淀粉的胶质，而是厚厚地抹上了一层没有提炼过的大米的淀粉。由于残卷是用古西藏文写的，所以斯坦因等人肯定它是由西藏输入的^①。

斯坦因等人仅提到尼泊尔造纸原料与此残卷相同，所以还不能真正解决这卷残纸造纸地点问题。其实西藏正是利用瑞香科植物韧皮纤维造纸，它的最早的老家应该是西藏而不是尼泊尔。《竺国纪游》卷 1：

藏纸，即藏经纸也。彼地有草一种，叶如槐、花如红花，以其根浸捣如造皮纸法。常用者不禁，其洁白而厚、宽长三四丈者惟前后藏达赖、班禅用以写经。

周霭联于乾隆年间入藏，此处所记虽为 18 世纪西藏造纸情形，但我们知道，这是西藏传统造纸方法，一直到现在，土法造纸仍

① A. Stein: 《沙埋和阗废址记》（*Sand-buried Ruins of Khotan*, P. 296、404、416）；《古代和阗》（*Ancient Khotan*, P. 135、147、269、369、406）；《西域》（*Serindia*, P. 673）。

然用的是这种方法，其原料就是瑞香科植物的韧皮纤维。1774至1775年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波格尔（George Bogle）被派来西藏进行侵略活动。他注意到西藏造纸，说藏纸是用白瑞香皮造的^①。这不仅是西方人关于西藏造纸的最早纪录，同时也是西方人最早提到用 *Daphne Cannabina* 这种植物能够造纸。时为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年，比周霭联上述记载大约只早十多年。《竺国纪游》所说造纸原料那种草叶如槐、花如红花无疑就是属于瑞香科的一种，而仍为今天所采用着。上文指出7世纪50年代造纸法就传入西藏，而此经残卷又是用古藏文写的，所以此纸无疑也是由西藏造的。这一残卷的发现不但为西藏8世纪造纸提供了原物，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尼泊尔纸和造纸法传入时间和路径问题。

“瑞香”作为植物的名称，《郭橐驼种树书》中已经出现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，始出于江西之庐山。可能原产中国。至于纤维最佳的白瑞香，一般只生长于高海拔的地方，喜马拉雅山两侧生长很多，日本大谷光瑞《印度地志》：“喜马拉雅山下各地，尼泊尔、锡金等地制造类似我邦和纸，其原料为喜马拉雅山中瑞香（*Daphne*）科之树皮。”所以尼泊尔这种植物也很丰富，《尼泊尔新志》说“干燥之小丘，概产造纸之草类”，所指就是上述斯坦因书中提到的尼泊尔常用造纸原料的瑞香属，这种植物为灌木或亚灌木，所以《竺国纪游》和《尼泊尔新志》都把它称为草。据今所知，长江以北不产或很少看到这种植物，而除西藏和云南外，也几乎看不到用它来造纸。云南所用也不多，并非主要

① R. Markhan: 《波格尔与曼宁出使西藏合记》（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, London, 1860, P. 11）。

造纸原料。西藏至少 8 世纪就已利用这种植物韧皮纤维造纸，而西藏的造纸法又是 650 年由中国内地传过去的，可以肯定：利用这种纤维造纸，最初就是西藏。8 世纪西藏古经文残卷和今天的尼泊尔所用造纸原料相同，这只能说尼泊尔当时所用的纸来自西藏，而不能认为西藏所用的纸来自尼泊尔。

（二）尼泊尔造纸所用工具、程序和方法，基本上和西藏相差不多。1832 年英驻尼代理监督官何德逊（B. H. Hodgson）有一篇《尼泊尔土法造纸》的文章，从所用工具、原料处理、抄造方法、烘干加工，直到造纸的民族等，描述很细致，是记尼纸最早最详细的文献^①。以后美人亨德（D. Hunter）的几部论造纸的著作中，也有不少关于尼纸的造法^②。从这两人的叙述中，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尼泊尔的造纸法和西藏有一脉相承的关系。对工具、程序等逐一讨论，颇为琐碎，这里只举最主要的造纸所用之帘和成纸方法。尼泊尔抄纸是用一种固定式的布底帘，下承以木框，浮于清水之中，然后将处理好的纸浆铺覆于纸帘之上，于水中荡匀去污，最后而成纸张。用此种纸帘造纸，纸只能在纸帘上晒干或烘干，所以纸帘就必须用很多，和用活动式纸帘只需一个帘抄纸者完全不同。我们知道西藏正是用这种方法抄纸，纸帘和抄纸、干纸等方法和尼泊尔造纸完全一样。

（三）尼泊尔纸加工所用的原料及其方法也和西藏纸有一脉

① B. H. Hodgson: 《尼泊尔土法造纸》（On the Native Method of Making the Paper Denominated in Hindustan. Nepales,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, Vol: I. P. 8-11）。

② D. Hunter: (1) 《造纸史》（Papermaking, London, 1957）；(2) 《十八世纪造纸史》（Papermaking Through Eighteen Centuries, New York, 1930）；(3) 《印度手工造纸》（Papermaking by Hand in India, New York, 1939）。

相承之处，如尼泊尔纸用大米汁作为上胶原料^①，这不是上述在和阗所发现的西藏古纸早就利用了吗？尼泊尔制造黄色纸的方法常用黄砒或雄黄涂在纸上^②，这种方法也是中国造色纸的古法上所常用的。

（四）尼泊尔纸另一特点是特别宽广而坚韧，早在何德逊的文章中就指出，尼泊尔能造几码见方的大纸，这使英国造纸工人惊异，该文后附编者案语也指出：尼纸像皮革一样坚韧，十分光滑易写。1851年英人萨凯司（Sykes）将军在伦敦一次大展览会中展出一批特大的尼纸（用白瑞香皮造的），长、宽约为30×20呎，当时英国还很难抄造这样大纸^③。我们知道：西藏纸也是以特别宽广坚韧著称，上引《竺国纪游》已称藏纸“宽长三四丈”，同书卷一：“藏纸似茧纸，而坚韧过之，有宽广至三四丈者，予曾有一幅，约长二三丈，宽七八尺，文理坚致如高丽纸。”尼纸所以和西藏纸特性如此相似，主要是由于他们所用的原料、纸帘和造纸方法相同。

以上各条应该可以说明尼纸和西藏纸的关系了。有人根据季先生论文进一步提出中国造纸法先传到印度，然后由印度再传到尼泊尔，这是倒因为果。上引何德逊文章后附编者案语说：“尼泊尔所造的纸官方纪录认为无比地胜过印度纸。”至今印度高级印刷纸有时还要用尼纸^④，造纸原料有时也要从尼泊尔输入^⑤，

① ② Papermaking by Hand in India, P. 20-21。

③ 同上，又马尔汗：《波格尔与曼宁出使西藏合记》。

④ 关于印纸和尼纸，我请教过曾在印度留学的周达夫和吴晓玲两先生，据所告如此。

⑤ T. R. Sharma:《印度工业的地位》(Location of Industries in India, 1954年第三版，第280~281页。)其中说：多年来要从联合省和尼泊尔输入造纸原料，今已为竹所代替。

而尼泊尔所用白瑞香皮造纸，后亦用于印度^①。这就证明，不论在造纸技术上或应用上都是尼纸影响印度纸，而不是印度纸影响尼纸，所以英、印学者有人认为印度造纸是通过尼泊尔传过去的，而从来没有人认为尼造纸是由印度传入的。何德逊也推断尼泊尔造纸法是从中国内地经西藏传入尼泊尔的，而不是从印度去的。不过他根据尼国用棕榈叶所写的文书，保存下来的至少有五百多年，估计尼泊尔发现用白瑞香皮造纸大约开始于五百多年前，则是错误的。如果他知道最早用瑞香科植物造纸是西藏而不是尼泊尔，而西藏至迟到 8 世纪用它造纸已找到物证，那么他就不可能提出五百多年这一数字了。

中国内地的造纸法传入西藏之后，所以很快地就传入尼泊尔，这是和当时西藏与尼泊尔的亲密关系分不开的。自从 639 年藏尼联姻之后，彼此既是近邻又是亲戚，来往的密切是可想而知的。650 年造纸法输入吐蕃逻些（今拉萨）时，可能为尼泊尔工匠在那里学会，也可能由吐蕃直接带入尼泊尔。总之，由于汉藏联姻关系，中国内地的造纸法很快就传入西藏；又由于藏尼联姻关系，造纸法同样很快地传入尼泊尔是很合乎情理的。

四、纸是在 650~670 年由 吐蕃泥波罗道传入印度的

① 按大谷光瑞：《印度地志》第 304~305 页中说：喜马拉雅山区各地，特别是尼泊尔用本山区所特产的 *Daphne*（白瑞香）皮造成类似日本所称的和纸，现亦用于印度。1855 年刊行的 J. Forbes Royle：《印度纤维植物》（*Fibrous Plants of India*, P. 312）和 1887 年刊行的 George Watt：《印度经济物产志》（*Dictionary of Economic Products*, P. 866）都载有 *Daphne* 可作造纸原料的说法。

纸由吐蕃泥波罗道传入中国西藏和尼泊尔国既如上述，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这条路线在当时中印交通上地位是怎样的？它是不是当时中印陆路交通惟一或者最重要、最通行的道路？

详细记载泥波罗道的，当推释道宣《释迦方志》，该书“遗迹”卷41开首就叙述当时中印的陆路交通：

自汉至唐往印度者，其道众多，未可言尽，如后可纪，且依大唐，往年使者则有三道，依道所经，具睹遗迹，即而序之。

后面就详列三道的经由道里，首先列举的就是泥波罗道（书中称为东道），其余中、北两道，则分别为玄奘来回所经亦即自汉以来的天山道。道宣所谓往年使者所经由的三道是包括唐初而言，但至道宣时代，最为通行的已经不是传统的天山道，而是新兴的泥波罗道。这不仅从新道排列位居三道之首可以看出，而且《释迦方志》在叙述泥波罗国时也明确指出：“比者国命并此国而往返矣。”《释迦方志》撰于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，成于永徽元年（650年），正当泥波罗道开创不久，这就清楚地说明当时中印交通新道不但一跃而居首位，而且还是惟一通行之道。

我们曾把当时所有印人的记载和经由路程都详细考察过，证实自吐蕃泥波罗道开创之后，新道就代替了传统的天山道。凡在此期间赴印度的，不论公私，除海道以外，如有路线可考，大抵都采取新道，这和《释迦方志》所说情形完全一致。引证甚繁，当另详专稿，这里只就公私交往各举一代表性的例子以资证明。

一是从新道开辟起，它就成为国命通行之道。证据如下：李义表、王玄策等第一次使印所采取者即泥波罗道已见上述，贞观